

雪花

渡边淳一作品集

郑民钦
译

珠海出版社

渡边淳一作品集

雪花

郑民钦
译
珠海出版社



广东省版权局图书版权登记号:19-2002-039号

本书由作者授权珠海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雪花/(日)渡边淳一著;郑民钦译.-珠海:

珠海出版社,2002.10

ISBN7-80607-964-5

I.雪… II.①渡…②郑… III.长篇小说-日本-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69389号

雪花

©渡边淳一 著

郑民钦 译

责任编辑:罗立群 潘杜鹃

装帧设计:冯建华

出版发行:珠海出版社

电话:0756-2222759 邮政编码:519000

地址:珠海市梅华东路297号二层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广东惠阳印刷厂

开本:850mm×1168mm 1/32

印张:13.875 字数:345千字

版次:2002年10月第1版

2002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0000册

书号:ISBN7-80607-964-5/I·376

E-mail:zhcbsl@pub.zhuhai.gd.cn

定价:23.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录

茶	花	\ 1
长	昼	\ 20
嫩	芽	\ 50
春	愁	\ 76
晚	花	\ 104
嫩	竹	\ 127
青	芒	\ 168
秋	思	\ 210
花	野	\ 227
秋	风	\ 255
良	宵	\ 273
寒	露	\ 316
冬	野	\ 344
薄	冰	\ 374
花	冷	\ 399



茶 花

天亮的时候，发生了地震。地震过后不久，电话铃响了。

伊织还在睡梦中，电话铃声起先显得遥远，逐渐进入他的意识，脑子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从被窝里伸手接电话。

“您醒来了吗？”对方的声音很温柔，却有点含糊不清，“已经七点了。”

一听这句话，伊织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高村霞爽快开朗的面孔。

“还在睡呀？”

“不。谢谢。”

昨天晚上分手的时候，伊织让高村第二天早晨七点叫他起床。现在一看，床头柜上的闹钟的指针准确地指着七点。

“下雪了。”

伊织起身拉开窗帘，从十二楼的公寓房间的窗户望出去，街道一片薄雪覆盖，停在楼下的汽车顶上也是一层积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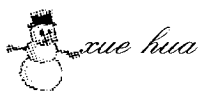
“你那边停了吗？”高村说。

“差不多停了……”

只有些许残雪在早晨的阳光里一片一片飘落下来，看来没有继续下去的气力。

“我这边还在下，这儿毕竟是乡下嘛。”

高村霞住在辻堂，在茅崎的前一站，气候应该比东京暖和。



“今天早晨发生地震，您感觉到没有？”

“不知道啊。几点？”

“五点半左右。不是很厉害，但是电灯罩摇晃了好长时间。”

“你那么早就醒来了吗？”

“嗯……”

伊织想起昨天晚上高村霞蜷曲在这张床上的样子。穿这衣服看上去，显得很消瘦，其实当她静静躺在自己怀里的时候，身体充满温情。

“后来一直没睡吗？”

“要是睡着了，就没法叫您起床。”电话那头传来高村霞轻柔的笑声，“工作不要紧吧？”

“不要紧。多亏了你。”

伊织打算今天中午之前，把稿子写完交出去。他之所以让霞叫早，就是为了早起写作。

“呼吸一下外面的空气，脑子就会清醒过来。”高村霞说。

“我喝点咖啡。”

“好吧，那就这样……”

伊织本想继续说下去，见霞要挂断电话，也只好作罢。而且雪后的早晨，天色明亮得晃眼，也不适合谈昨晚的话题。

伊织放下电话，又钻进被窝里。不过，既然特地让她叫早，还是赶紧起来工作。

其实，七点起床，时间还是比较充裕。虽说中午交稿，也只有十页稿纸，最多三个小时，完全足够。

本来也不是一起床就能动笔，伊织爱睡懒觉，早晨起不来。起床以后，要过一段时间，脑子才能正常运转。而且看报、喝咖啡也需要时间。即使如此，七点起床似乎还是太早一点，八点起床都来得及，只是因为伊织想一大早就听到霞的声音。

“明天早晨能叫我起床吗？”





昨天晚上，伊织对霞说这句话的时候，注意看着她的表情。

其实，伊织的这个要求包含着他的一点嫉妒和小小的恶作剧的心态，这个有夫之妇是怎么从家里给他打电话的，他想看看对方为难的表情。

但是，霞只是歪着脑袋略一思索，立刻点头表示同意。

“几点叫您？”

“七点……”

伊织从她的脸上看不出任何为难的神色。

伊织对霞的家庭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的丈夫经营美术品，在镰仓和银座都有店铺，他们之间有一个女孩子。伊织不问，对方从来不主动说，伊织也不想打听得太多。因为虽然伊织和妻子分居，但毕竟还是有老婆孩子，自己也就无权把对方的情况查问得一清二楚。

但是，有时他也会产生一点嫉妒心理。

昨天晚上，霞显得无比温柔热烈，尽情欢乐之后，伊织还是不想放开她。但是，一过九点，霞便从他的怀里慢慢抬起头，然后起来。一个小时以后，她面对镜子，穿着完毕，脸上恢复和进来的时候一样的一本正经的表情。

“别忘了，明天七点……”

伊织提醒她，含带着一种对她轻微惩罚的心情。

接过霞打来的电话以后，伊织的脑子完全清醒过来。他穿着睡袍，到门口取报，然后回到起居室。他居住的这个公寓房是2LDK（即两房一厅一厨一卫），一进口口就是十五张榻榻米大小的房间，作为起居室，另外还有寝室和书房，一共三间屋子，二十五坪，一个人居住绰绰有余。

起居室朝南，阳台的窗帘拉开一半，阳光从带花边的窗帘之间照射进来。太阳刚刚升起来不久，影子拖得很长，一直拖到沙



发的位置上。沙发的对面摆着椅子，中间是一张玻璃面的桌子。桌子上摆着一个细长的花瓶，插着一枝名叫“佗助”的茶花。

这枝茶花是霞昨天带来插在花瓶里的。

“出门的时候，看见院子里开得很漂亮……”霞解释带茶花来的缘故。

“佗助”看似茶花，其实不是茶花。白色花瓣，不会完全绽开，保持金钟形状。这种似放若收的情趣自古以来深受茶人的喜爱，许多茶室的入口，或者寺院、神社的庭院里都种植此花，悄然开放。

霞说她是随手从自家院子里摘来的，但伊织从这朵白花想像到生长着茶花的院子。草木茂密，前面摆放着清水石钵，后面掩映着石灯笼。这茶花是长在阴翳的草木之间呢，还是静静地开放在竹林扶疏的阳光下呢？无论如何，茶花开放的院子肯定充满宁静的意趣。而霞和她的丈夫就生活这样的环境里，伊织心头感到些许嫉妒。

“你知道这花为什么叫佗助吗？”

“是一个名叫佗助的人从中国带回来的吧。”

“这还是听你丈夫说的……”

说到这儿，伊织赶紧停住，其实这已经显露出自己嫉妒的心态。

白色的茶花与嫉妒的心理格格不入。

霞用带来的剪子把叶子剪掉，与其他茶花一样，剪“佗助”的叶子也有许多讲究。但在伊织眼里，霞似乎把叶子剪得太多，剩下一副可怜的样子。

“这很像你。”伊织说。

“什么？”

“不，没什么……”

伊织含含糊糊地回答，在昏暗之中看着霞把佗助茶花插在





花瓶里。

看似毫不经意地随手插进去，但仔细一看，茶花在早晨的阳光里，鲜活清爽地挺立着。一枝一片，恰到好处，营造出气氛紧凑的空间。

伊织欣赏插花的时候，想起霞将那把剪子留在自己家里。真的留在自己这儿了吗？像是做梦一样，他拉开陈列架的抽屉，剪子果然放在里面的盒子里。

既然把花剪留在这儿，这是否表示她以后还会带花来呢？虽然心里这么想，但现在似乎有一种只孤独地留下一把花剪的感觉。

在伊织的心里，昨晚的事情还没有变成现实苏醒过来。一切还似乎在做梦，半信半疑。在这茫然的感覺里，他低声自言自语：“流氓……”

昨天晚上，当伊织勾引霞的时候，她低声说道：“请别对我耍流氓。”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自己这个有教养的女人委身于丈夫以外的男人是流氓行为呢，还是说伊织勾引有夫之妇的行为是流氓？

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她还是半推半就。

伊织靠在沙发上，闭上眼睛。

昨天晚上霞的狂乱姿势自然而然地浮现在眼前，她的身体洁白而温柔。他沉浸在回味之中，一会儿，睁开眼睛，只见眼前的茶花在轻轻摇晃。

怎么回事？他定睛一看，只觉得整个房间似乎在摇晃，还发出轻微的嘎吱嘎吱声。

“地震吗……”

刚才霞说，今天早晨发生过轻度地震。现在难道是余震吗？



他一看阳台，只见窗帘的花边下摆也在轻轻摇动。

伊织把刚刚点燃的香烟放在烟灰缸里，又盯着茶花。只见枝头的鲜花也在朝阳里微微摇动。他从这摇动的鲜花里仿佛看到霞的侧面和纤细的脖子。

他心想，索性让它摇晃着倒下来算了。可是，早晨的地震在这倦怠的空气里很快平静下来。

地震一过去，伊织站起来，走到厨房冲咖啡。

他四十有半，单身生活，觉得有点不方便。喝一杯茶、接电话、整理衣服，这一切都得自己动手。家政服务工每两天就到家里来打扫房间。像做简单的饭菜、洗衣服这类事当然也可以请人上门服务，但伊织的衣服几乎都是拿到洗衣店去，吃饭也多在外面的餐馆。他居住的这座公寓位于青山，附近餐馆很多，一个电话，就能立刻送饭上门。虽然多花点钱，但还是很方便。

但是，现实生活中还有其他许多琐碎繁杂的事情，例如毛背心、袜子不知道扔在什么地方，香烟抽完需要去买，有时还必须立刻去银行取款，再就是来客人的时候，必须自己亲自冲咖啡或泡红茶。当然，自己写稿或者查东西的时候，如果去麻烦别人，自己会过意不去。

“要不回家去……”

昨天，喝咖啡的时候，霞这样劝他。但是，虽然有所不便，他还是想一个人生活。现在对伊织来说，宁可不太方便，也要选择自由。

这是他离开家庭时的信条。而且现在也可以说，正因为自己离开家庭，才遇上了霞。

伊织点燃厨房的煤气，用水壶烧水。厨房里除了烤箱外，还有三个煤气灶。这么宽敞的厨房，一个人使用，实在有点浪费。煤气灶周围经常积满灰尘，或者残留斑斑点点的汤汁，但今天清洁得闪闪发亮。不锈钢的水槽、水龙头周围都洗得干干净净，扔





在盆子里的脏杯子也都整整齐齐地倒着摆放在角落里。

左边的筐子里垫着一块小手巾，上面倒放着洗干净的玻璃杯，杯子上又铺一块小毛巾。这与家政服务工的敷衍了事的打扫卫生完全不同，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井井有条。

从厨房的整理情况也可以看出霞一丝不苟的性格。

喝着咖啡，浏览一遍报纸，时间已是八点。从窗下传来车子来往的声音，人们已开始一天的活动。但是，因为公寓不是紧挨着大马路，声音不是很吵人。

伊织把杯子里剩下的咖啡喝完，又吸一支烟，然后坐在书房的桌子前面。

他每个星期去一次学校讲课，下午大多去原宿的事务所，自己是建筑家，最近却迷上了美术。放在桌子上的请柬，也是在附近的近代美术馆举办的马蒂斯画展的。从初期的野兽主义到晚年一生六十多年各个时期的代表作总共一百六十多幅作品荟萃一堂。

某杂志向伊织约稿，要求他写一篇有关这个画展的随笔。

“不知何故，马蒂斯在日本不吃香……”伊织写了一行，开始思索。

虽然马蒂斯是二十世纪画坛与毕加索并称的最伟大的巨匠，但与毕加索自然不可同日而语，即使比凡·高、郁特里罗，甚至蒙克也大为逊色。其原因是马蒂斯的绘画除了初期的一个阶段外，其他的都过于格调明亮、色彩丰富。

日本人喜欢阴郁，而不是明亮的格调；喜欢简单，而不是丰富的色彩。日本人不喜欢单纯的平面结构，也许愿意从绘画里发现文学或者追求精神，从米勒的《晚钟》里发现诚实，从郁特里罗的《白色》里发现都市的忧郁，从蒙克的《吼叫》里发现人生的不安，从而获得心灵的感动。相比之下，马蒂斯的绘画太过于绘画，对文学、精神、人生这些内容不屑一顾，只是一味主张色



雪

花

彩的存在。因此，日本人不把绘画视为单纯的绘画，总要从中寻找画家的生涯和人生态度。例如从凡·高的绘画里感受他自残耳朵的疯狂，从郁特里罗的绘画里感受他作为私生子的人生际遇和孤独。

总之，日本人喜欢“贫穷”、“苦恼”、“孤独”、“疯狂”、“夭折”、“自杀”这些词语。虽然自己在现实生活中讨厌这一切，但看到别人出现这些情况，会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但是，马蒂斯的生涯与这些全然无缘，他的一生奢侈豪华，荣耀显贵，在光彩与丰富中结束自己的一生。正是马蒂斯这种奢华而丰富的形象使得他在日本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

伊织写到这里，停下手中的笔。

他从“奢华、丰富”这两个词语自然而然地想到霞。外表如同在茶室入口边上悄然开放的侘助，文静谦逊，一旦离去以后，仍然留下奢华而丰富的余韵。

伊织从短暂的沉思中摆脱出来，重新写作。

绘画就是绘画，应该朴实地去欣赏它。这些画与画家的人生际遇以及贫困、苦恼没有关系。绘画只能是独立的绘画，不是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觉得一幅画很美，令人感动，这就行了。至少应该这样去看待马蒂斯的绘画。

有一个评论家在论述马蒂斯的《舞蹈》时，发现手上的圆环有一处离开了手，于是抓住这点不放，喋喋不休地大发议论。然而，这样的评论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不论这圆环离开手是否有几厘米，人们只要能够从这幅画里感受到人的跃动美和欢快的节奏，这就足够了。这个评论家扭曲了朴实的欣赏绘画艺术的观众的目光。

伊织写到这里，不由得苦笑起来。

这么说的话，那自己也就是美术评论家了。批判别人，其实自己说的话也许同样无聊。



“一定要注意……”伊织自言自语，接着继续思考，“不过……”

也可以说正是因为自己从事美术评论，才能认识霞。

一个月以前，他参加著名画家KS的米寿庆祝会。正是在那个会场上，他和霞认识的。因为是酒会，可以随意走动，和各种各样的人交谈。他注意到一位穿着淡灰色绸缎衣服的女性，觉得似曾相识，却又一下子想不起来。对方也奇怪地停住脚步，对他微微点头。

几分钟以后，美术评论家村冈陪同霞走过来，向伊织介绍说：“这位是高村霞女士，英善堂画廊的夫人，宗像的……”

听到这儿，伊织的脑海里浮现出十五年前的情景。

“这么说，是宗像久志的妹妹……”

宗像久志是伊织在大学的同一年级的同学，毕业后入A报社工作，但是八年以后猝死于纽约。他们在毕业以后，几乎没有见面，当伊织后来得知宗像死讯时，还前往他家里吊唁。

宗像的家在吉祥寺公园附近，相当幽静。那一次，伊织第一次见到霞。虽然时隔十五年，伊织的脑子里还残留着当时的印象。

酒会结束以后，村冈叫伊织一起去喝酒，伊织谢绝之后，和霞在饭店的酒吧里喝酒。

两个人在一起以后，霞又对伊织说丈夫因有急事未能前来参加，自己代替他出席。伊织当然知道，英善堂是著名的画廊，在镰仓和银座都有店铺。他去银座的时候，有时也进去逛逛。但是，伊织对店铺的事只字不提，只和她聊霞的亡兄以及他的朋友的情况。不过，伊织从霞的穿着以及表情，可以想像她目前的生活状况。

既然是英善堂的夫人，经济上不会有问题。其实她那一天身穿下摆是白鹭飞舞的图案的丝绸衣服就非常合身得体。言谈举止



温文尔雅，看上去生活十分幸福。但是，伊织还是在她心满意足的表情里寻找不幸的阴霾。

至少总得有一个不满足的地方吧。

这与其说是对别人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不如说是对对方抱有好感的男人出于本能的愿望。不知道霞是否觉察出来，她只是淡淡应对。时间一到九点，她看了看表。

“要回辻堂吗？”伊织问。

霞的表情瞬间显得有点为难。

“再来一杯怎么样？还有电车吧？”

虽然九点还不算晚，但从东京回到家里需要一个多小时，又是一个女性。伊织也觉得自己留她这么晚，有点不合情理。但是，霞很痛快地答应，又喝了一杯白兰地。

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杯白兰地似乎决定了后来发生的一切。就在开始喝这一杯白兰地的时候，伊织也开始没有拘束地和霞谈话，并且鼓起勇气请她吃饭。

以后，他和霞又见过两次。昨天晚上是第三次，伊织就把她完全征服了。

从有夫之妇的角度来看，这个过程也许过于大胆，但也可以说十分自然，水到渠成。

如果用什么比喻他们之间关系的话，也许可以说是“死灰复燃”——尽管这个比喻不是很好听。

其实，他们以前并没有相爱过。十五年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只和她聊过两三句她的哥哥的事情，然后拜过宗像的灵位就回来了。

从那一天开始，伊织的心底就埋藏着对霞的思念，只是后来一直没有进一步接触的机会。如果把十五年前那次见面后的思念算做爱恋的话，现在他们的关系也可以称为“死灰复燃”。



十一点刚过，稿子就已经写好。约定十二点交稿，所以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的宽裕时间。伊织把稿子装在纸袋里，放在桌子上，然后走进起居室。

覆盖在大街上的晨雪已几乎全部融化，只有朝北的道路尽头和儿童公园的角落还剩下些残雪。美丽的雪景似乎只有几个小时的生命。

伊织的目光离开阳台，然后把早晨刚煮的、还很热乎的咖啡倒在杯子里。现在生活越来越方便，煮咖啡只要一按电钮就煮好，而且还能保温。起先以为这种简便的东西煮出来的咖啡，味道也不会好，可是使用起来非常方便，味道也不错。

几个月以前，煮咖啡还必须使用玻璃制的煮咖啡器，现在那一套东西已经搁在厨房水槽下面的柜子里，积满灰尘。伊织端起杯子，正开始喝用这种方便的装置煮出来的咖啡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伊织先点燃一支香烟，再接电话。

“喂……”

声音很小，而且显得很客气。但伊织一听，就知道是霞。

“噢……”伊织的声音立刻激动起来，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

“说话方便吗？”

“可以啊。”

“我好像有东西忘在您那里了。洗脸池旁边有一个放梳子和剃须刀的盘子吧，那里面有没有发卡？”

“是发卡吗？”

“请您给我看一下，也许忘在里面了，一个卡子。”

早晨伊织在洗脸池前洗脸的时候，没有注意到盘子里有发卡。

“好像没有……”



“您看了吗？”

霞这么一说，伊织也没有把握。今天早晨，他站在洗脸池前面，和往常一样，刷牙、洗脸，并没有注意周边细小的事情。

“请您仔细看看，要是有的话，别人看到，会觉得很奇怪的。”

伊织放下电话，走到洗脸池前。洗脸池的正面中间是水龙头，周围是白色瓷器，右边有一个放梳子和剃须刀的小盘，里面扔着两把梳子。他扒开梳子，果然看见下面有一个U型的细长的发卡。霞说的大概就是这个发卡。伊织拿在手里，回到起居室，拿起电话。

“有一个。”

“对不起，我真是没留神，忘了。麻烦您扔了吧。”

为小小的一个发卡，就这样慌慌张张地打电话来，伊织觉得她有点可笑。

“哪能扔呢？我要好好珍藏起来。”

“别开玩笑，求您了。我本来想不应该为这么点小事打电话打扰您。”

“哪里啊？这样我今天第二次听到你的声音。”伊织手里玩弄着发卡，压低声音说：“你现在干吗呀？”

“什么……”

“雪化了吗？”

“后来雪就停了，现在好像化得差不多了。”

“茶花呢？”

“……”

“今天早晨，我看着家里的茶花，就想起你来。”

霞似乎对伊织的突然改变话题没有立刻反应过来，沉默片刻，才回答说：“工作完成了吗？”

“刚刚写完，现在无所事事。本想给你去电话，但还是忍住





了。”伊织瞧着架子上的茶花，“怕给你添麻烦。”

“对不起，请稍等一会儿。”

伊织突然听到放下电话的声音，霞似乎走开了。伊织感觉到霞的丈夫的存在。

伊织手拿电话，想像霞的家里的景象。大概是辻堂临海的一幢住宅，从朝南的窗户可以眺望广袤的湘南大海，也许还能看见远处的伊豆半岛。房屋周围的庭院里有一个茶室，旁边佗助盛开。在这稳重端方的老式住宅里，居住着霞的丈夫高村章太郎。现在已近中午，也许他正在吃晚早饭吧，或者正在里屋见客人。霞匆忙放下电话，也许是丈夫有什么事叫她去吧。昨天晚上，霞躺在自己的怀里，现在她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丈夫呢……

伊织还在遐想的时候，听见电话里有人走过来，接着是霞的声音：“对不起，让您久等了。”

“你忙吗？”

“不忙……”

虽然是否定的回答，但口气显得不太坚决，大概还是丈夫叫她办什么事。

“那我就挂了。下星期二，没问题吧？”伊织确认一遍昨天分手时约定的见面时间，“下午六点。”

“是的。”霞客客气气地回答，然后又叮嘱一遍，“请您把发卡扔掉。”

“等星期二你来的时候再扔。”

伊织放下电话，随着一声“丁零”的声音，房间又恢复原先的宁静。

伊织发现发卡还放在自己的右手掌上。昨天晚上，上床之前，霞站在洗脸池前面解开头发。她的发型是向两边蓬松鼓起，然后从后面把整个头发系结起来。上面不知道插了多少发卡，大概有二十个吧，或者更多。回去的时候，霞又梳理同样的发型。